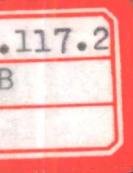


# 小法老之死

一个真实的故事

鲍勃·布雷尔 / 著



海南出版社

THE MURDER OF TUTANKHAMEN

# 小法老之死

(美)鲍勃·布雷尔 / 著  
刘靖 王蓉 / 译



海南出版社

**The Murder of Tutankhamen**

by Bob Brier

Copyright © 1998 by Bob Brier

中文简体字版权© 2000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G.P. Putnams Sons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0-4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法老之死 / (美) 布雷尔 (Brier,B.) 著；**

**刘靖 王蓉 译。 -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书名原文：The Murder of Tutankhamen**

**ISBN 7-80645-826-3**

**I . 小… II . ①布… ②刘… ③王… III . 墓葬 (考古) - 研究 - 埃及**

**IV . K884.18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8561 号**

**小法老之死**

**作者：(美) 鲍勃·布雷尔**

**译者：刘靖 王蓉**

**责任编辑：苏斌**

**海南出版社 (海南文艺)**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812776**

**E-mail:hnb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出版日期：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5000 册**

**书号：ISBN 7-80645-826-3/K ·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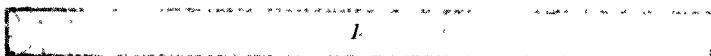
**定价：19.80 元**

## 序　　言

---

R.G·哈里森博士（Dr.R.G.Harrison）手指着一张脑颅骨的X光片，这位利物浦大学解剖学系的教授正在解释这张X光片上的一团阴影。根据他的判断，这团阴影：

这团阴影边缘并无异常，但事实上可能是由该部位的一次脑膜内出血造成的。而这次内出血大概是后脑遭到重击的结果。反过来说，这一击极有可能就是导致死亡的原因。



## 小法老之死

而他的病人——法老图坦卡蒙，已经死去 3000 年了。

哈里森博士正在参与录制一部叫作《图坦王》的电视特别节目，自从 1922 年这位年轻国王的陵墓被发现之后，公众对此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个节目就是其中一例。不过，当时我对图坦卡蒙还没有什么兴趣。我曾在埃及开罗博物馆参观过他的宝藏，也知道他的陵墓被发现的始末，却从未想到过要在他的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我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竟然留意起有关图坦热的最新动态来了，但恰巧在我准备关电视的时候，一些镜头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看来哈里森博士还是有他的独特创见的。屏幕上闪现出图坦卡蒙胸部以及长长的腿骨和臂骨的 X 光片，我发现我再也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了。这些 X 光片包含着一些新的似乎可以证实图坦卡蒙是被谋杀的法医学证据。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并且随即变得挥之不去。

显然，从图坦卡蒙木乃伊身上可以找到千百条信息，但假如我能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它，结果又会怎样呢？事实上还从未有人从质疑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的角度来研究过这具木乃伊。在脑后遭受重击之后，他是当场死亡了呢还是又拖延了一些时日？他死时依然强健还是已饱受病痛的折磨？他最后一餐饭都吃了些什么？进餐后多久离开了人世？我知道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亲手检察图坦卡蒙的木乃伊——它被封存在国王陵墓谷（the Valley of the Kings）里，而且埃及的文物保护组织——文物最高理事会（the Supreme Council of Antiquities）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为了验尸而挪动木乃伊。但是毕竟还有足够的材料可供参考，比如那些 X 光片、图坦卡蒙内脏器官的照片和 1925 年的验尸报告。何况，关于



## 序　　言

图坦卡蒙的真实死因至今尚未盖棺论定。

当然，从职业的角度来讲，死尸让我着迷。我专门从事木乃伊研究，对古病理学——即研究古代人疾病的学科更是有着特殊的兴趣。是什么样的疾病折磨着古代的埃及人呢？患病后他康复的机会又有多少？他是怎样应付所患疾病的？这些问题从木乃伊那里都可以得到解答。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对木乃伊进行解剖可以分析出他曾吃过什么，是什么时候得的病，甚至，假如我们足够幸运的话，还有可能探明他的死因。除了能够从木乃伊身上收集到信息之外，每当我凝视一张木乃伊的脸，还会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而这种感觉在检视其他文物时是体会不到的。要知道和我面面相对的这个人，在3000年前曾和我们一样地生活过。

我还记得和迈克尔·西尔瓦（Michael Silva）一起工作时的情景，迈克尔是西班牙移民，祖上三代都是银匠。当时我们正在研究古埃及人制作护身符的方法。迈克尔将利用已有3000年历史的陶土模子重新演示护身符的制作过程并制出仿制品。在一个模子的背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大姆指指印，大概是当年制作这个陶模的古埃及工匠在按压潮湿的陶土时留下的。轻触这一印痕，迈克尔显然被这种与古人之间的奇妙接触深深打动了。在这指痕上，似乎还能感觉得到3000年前握着这块陶土的那名匠人的灵魂的温度。至于我，在工作中曾真正地触摸过这样的手指。当然从事其他专项研究的埃及学专家对他们的工作也同样富有激情，我将在这里引为论据一一展示的各种资料就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一旦有人类遗骸被发现，我们这些专门研究木乃伊的人就会被召唤到发掘现场。包裹完好的木乃伊是极为罕见的。



## 小法老之死

多数情况下在你眼前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文物早已被洗劫一空，木乃伊被搜掠珠宝的盗墓者们撕扯得支离破碎，残骨散落得到处都是。我们将这些错综杂陈的碎骨重新检视整合在一起并还原其本来面貌。从这些骨头的密度和质量可以揣测出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所从事的职业。比如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肌肉发达因而骨骼相应会变得粗壮，因此一根臂骨就可以告诉我们死者生前是属于劳动者阶层还是有闲阶层。最近，我察看了 4000 年前一位埃及王后的木乃伊。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纤巧的骨骼。看起来像是这位王后从未抬起过她的手臂，而且不论到哪儿都坐在她的轿椅里。而在埋葬修造吉萨（Giza）金字塔的工匠们的墓地里却可以找到与之截然相反的例子。这些工匠的遗骨带有明显的搬运重物的特征，他们的脊椎骨严重变型，尤其是最终承受大部分压力的腰椎。只要有足够的经验并借助一点想像力，一个木乃伊研究者就可以发现足以令人惊叹的东西。

我的埃及学研究方法一直是一种实验性的即强调亲自动手操作的研究方法。几年以前，我曾按照古埃及人的方法把一个现代人的尸体制成了木乃伊。我很想精确地推测出古代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方法。手术前我又一次求助于迈克尔·西尔瓦，他帮我仿造了一批古代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时使用的青铜器械，这样就可以保证当我从尸体内摘除内脏时使用的工具和古埃及防腐师们使用过的是相同的。我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是罗纳德·韦德（Ronald Wade），他是马里兰州解剖学会会长，同时也是一名有执照的殡仪业从业者。从孩提时代起，罗恩就对木乃伊制作感兴趣——他高中时的科学课课题设计是制作一只老鼠木乃伊。这个现代木乃伊制作手术正



## 序　　言

式开始的时候，先由我在尸体的腹部划了一刀，罗恩和我当时都非常紧张，因为我们知道，这是 2000 年来人类第一次按照古埃及人的方式来制作木乃伊。

脾、胃、肠、肝——我们依次摘除每一个内脏器官，因为我们知道古埃及的防腐师们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摘除这些器官的。这感觉就像我们只是两个旁观者而不是在亲手参与制作。事后证明，这次实验中最为困难的一环是通过鼻腔通道去除脑组织，当时对于能否做到这一点我们并无十足把握，我们惟一的指导就是那些 X 光片。

我曾在一次讲座上放映过根据这次实验过程制作的幻灯片，当时一位同事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另外几位同事则抱歉地说，当观看《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为这次实验拍摄的电视特别节目时，他们感到极不舒服以致不得不中途关掉了电视。一具死尸，即使被制成了木乃伊，仍然让许多人感到厌恶和恐惧。

因此，我们这些木乃伊研究人员最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国际木乃伊大会（我常常觉得我们可以被称为“木乃伊一族”）。木乃伊大会的成员来源不一，但其中大多数都有过在医学院就读的经历，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执业医师，他们为木乃伊研究带来了丰富的临床技术。另外一些成员则是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都受到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专家。

几年前，在哥伦比亚喀他赫纳海湾（Cartagena）召开的木乃伊大会上，我对一位女同行的发言十分欣赏。她在发言中描述了她如何追踪考察分别生活在沿海地带和内陆高原地区的古秘鲁人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情况。这是根据“吃什么长什么”原则展开的一次了不起的考察活动。由于海洋鱼蛋



白与陆地上的蔬菜和动物中所含的蛋白质并不相同，她便通过分析木乃伊骨骼中的碳及其同位素的含量来确定他们生前的饮食结构。沿海居民的骨骼中自然显示出含有大量的海洋鱼蛋白，但在生活于内陆高原地区的居民的骨骼中也发现有海洋鱼蛋白，这就说明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古秘鲁人曾经通过贸易手段向沿海居民换取干鱼。如果凭一根不知名的木乃伊的肘骨就能分析出饮食习惯和贸易路线，那么想想看，从图坦卡蒙这样一位我们了解其历史的埃及法老身上又会了解到什么。

这就是当哈里森博士展示他的那些 X 光片时我被吸引到电视机前的原因。图坦卡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开始考虑通过重新研究这些 X 光片解开一个古代之谜。当然，我明白在研究中借助从其他专家那里获取的资料固然至关重要，但真正能破解死因之谜的钥匙却是木乃伊本身。这将会是一次学术演习，我的目的只是想通过它检验一下我是否能够推断出他死时的真实情境。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谋杀这一字眼，当然更谈不上分析谁会是谋害图坦卡蒙的凶手。

过去的两年可以说完全是一场冒险。告别了家中的可口饭菜，我和我的同伴们一头扎进埃及的古墓堆里，分析线索，破译象形文字，一面忙着察看年轻的法老和他的家族成员的木乃伊的 X 光片和照片，一面争得面红耳赤。在查完这个“娃娃国王”意外死亡的所有实物证据，阅读过他的遗孀在狂乱中写下的那封信，并真的把那枚古埃及指环托在手中之后，在对图坦卡蒙统治下的那个动荡飘摇、血雨腥风的年代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在几位脑损伤专家的帮助下又对手头的材料从法医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之后，我发现我再也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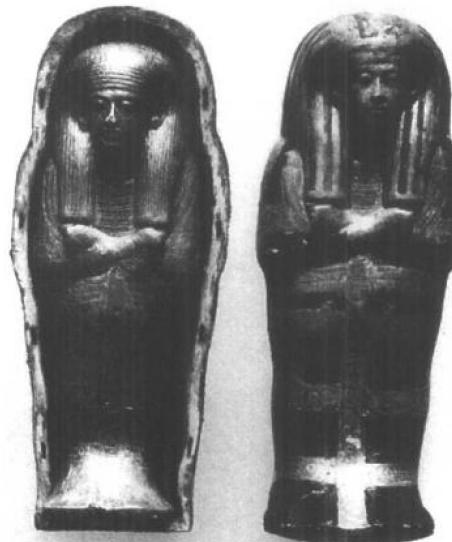


## 序 言

不到比谋杀更合理的解释了。然而，我必须承认，在调查过程中我曾数次偏离纯学术的轨道。当我亲眼见到并亲手触摸到图坦卡蒙（Tutankhamen）的随葬品——包括他玩过的游戏板、他在沼泽地里打猎时用过的小弓以及他那年轻的妻子未足月流产的两个孩子时，我在不经意之间被深深地打动了。一场 3000 年前的死亡在我眼中成了一场个人的悲剧。多年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图坦”（Tut）这个名字一直被视作财富的代名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误导，竟使我对他的个人魅力一无所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这个男孩越来越有感情。当这桩谋杀案的线索日益清晰，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对那个头号嫌疑人充满了憎恨。我很高兴地发现他在柏林和开罗博物馆中的画像都被画得阴险奸诈、一脸凶相。不过，除了这些明显不够客观的感情因素之外，我认为我在这里展开的论证还是站得住脚的，足以证明政治谋杀是对这桩发生在 3000 年前的悲剧性事件所能作出的最为合理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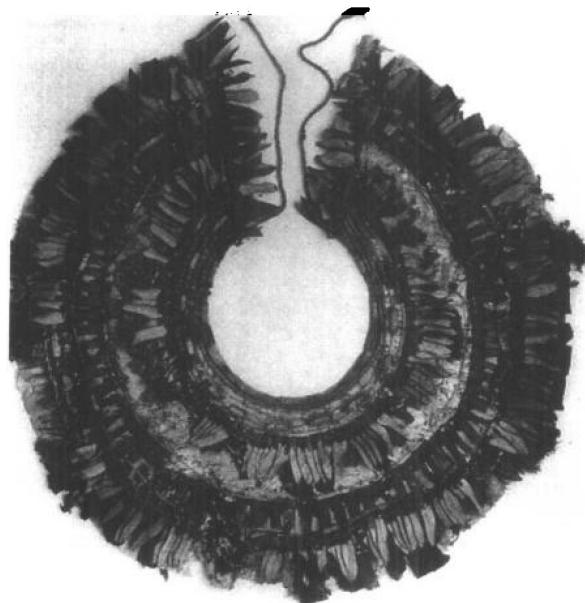
以下章节是对导致图坦卡蒙 19 岁时意外死亡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宗教动乱如何为行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行刺之后他们又是怎样处心积虑，不过也可说是相当成功地掩盖了这桩罪行。这是有关图坦卡蒙生与死的故事，当时朝中的军事统领、高级祭司、政府高官几乎都牵涉其中。这是埃及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令人目眩神迷的时代，这个时代甚至让一个普通人也有理由相信，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位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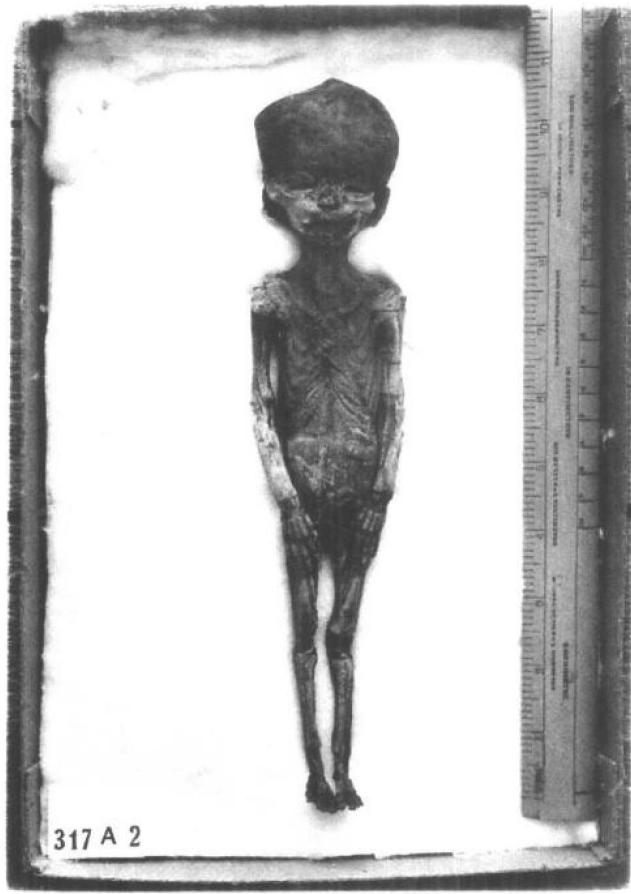


▲图坦卡蒙墓中那个稍大点的胎儿的镀金棺材，  
    里面是女婴包裹完好的木乃伊。

埃及考古队摄 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1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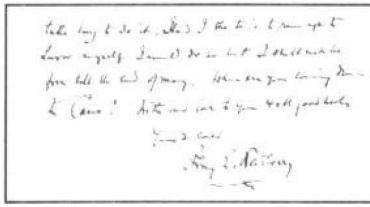
▲从木乃伊上拆除下来的环领。  
埃及考古队摄 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16）



►那个较小的胎儿的木乃伊。  
埃及考古队摄 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馆 (图 14b)

►作者和福西·加贝拉博士一  
起检查图坦卡蒙墓中发现的两  
具胎儿尸体中的一个。  
开罗卡萨·埃尔·艾尼医院  
帕特·兰姆勒摄 (图 15)





▲ 柏西·纽伯里写给霍华德·卡特的信，信中向他描述了那枚能够证明埃耶娶了安克赫森阿蒙为妻的指环。（图18）



► 埃耶在图坦卡蒙葬礼上主持启口礼 图坦卡蒙墓墓室壁画。  
帕特·兰姆勒摄（图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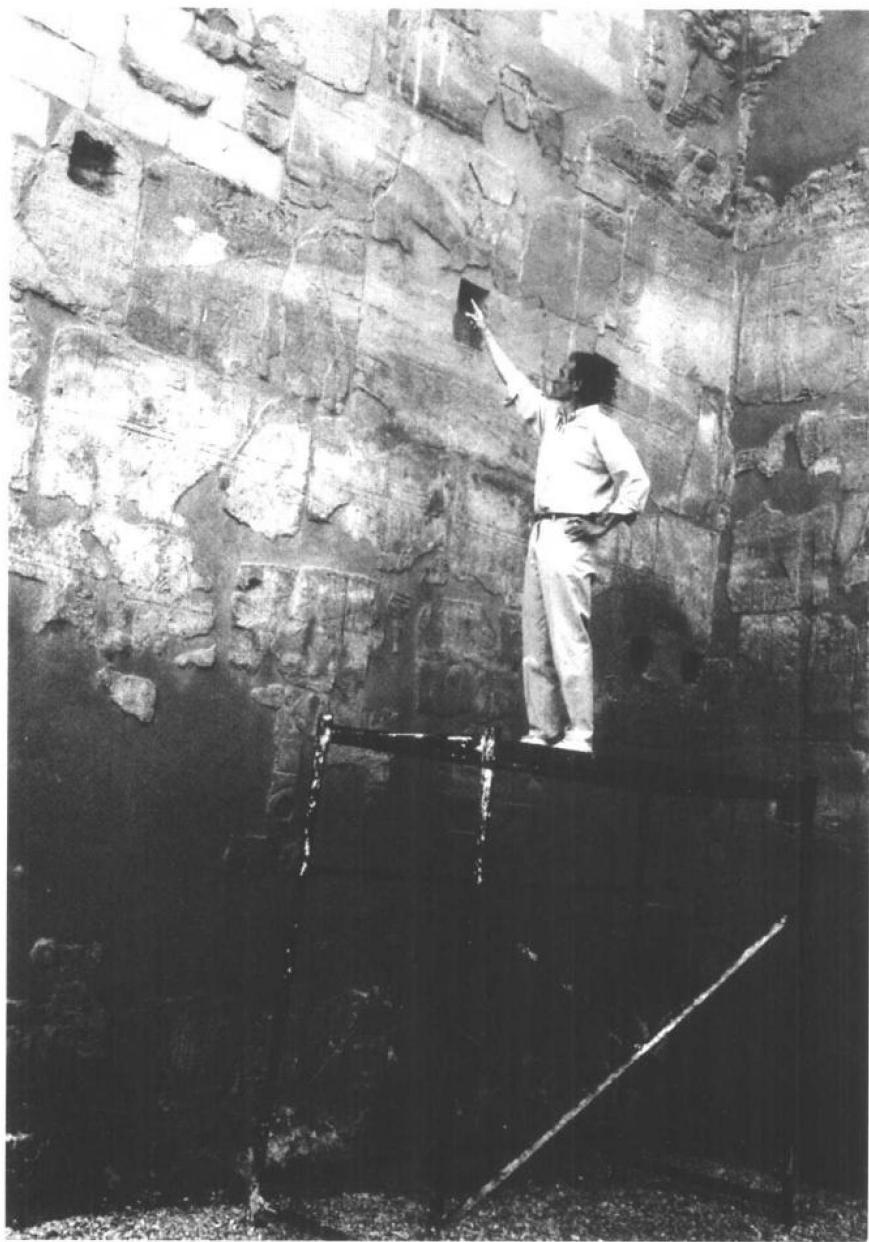
◀几百个将陪伴图坦卡蒙进入来世的巫沙布提俑中的一个。

纽约大都会艺术馆 借自开罗埃及博物馆 帕特·兰姆勒摄 (图19)



►图坦卡蒙葬庙中的巨型石雕，不过他的名字已被从雕像上的王室徽标中铲掉，取而代之的是霍连姆赫布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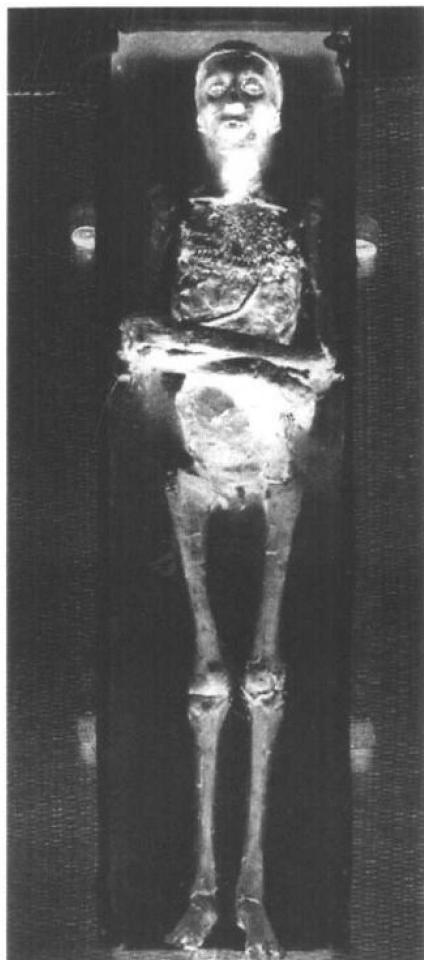
开罗埃及博物馆 帕特·兰姆勒摄 (图20)



▲在卢克索尔神庙大柱廊东面的高墙之上，尚有一处留存有图坦卡蒙的名字，这也是惟一的一处。      卢克索尔神庙 帕特·兰姆勒摄（图21）



▲图坦卡蒙头盖骨，从中可以看出他头部扁长，具有典型的阿马尔那王室成员的体貌特征。  
埃及考古队摄 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22）



► 经过德里博士解剖又被重新拼接在一起的图坦卡蒙木乃伊。法老的木乃伊至今仍安睡在他位于国王陵墓谷中的墓穴里。

埃及考古队摄 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图23)



► 盛放图坦卡蒙的内脏器官的四个迷你金棺中的一个。

埃及考古队摄 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图24a)